

42

36

12

準
貴

全
勒
讀

宋史紀事本末卷第三

夏元昊拒命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夏王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
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圖面高準曉
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自帝其
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明道元
年十一月夏王明德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爲西平王初元
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
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
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至耳何錦綺爲旣襲封明號令
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

立番漢學館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番漢人爲之
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
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
改明道爲顯道稱于國中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砦番部巡檢鬼通攻元昊後
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
還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發被執旣而放還下
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重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
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七生張昊者俱困場
屋薄遊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干之元
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

教之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旣悉有夏銀綏
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卽堡
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
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
衆河北置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
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州石廂甘
州路三萬人以備吐番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
府爲鎮守總十五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
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制番書形體頗類八分
以教國人紀事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此有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使奉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乘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意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

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疆土建萬乘之邦家再讓靡寧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

二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遜卽議絕和問罪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卽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

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上遜笑之至是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擒元昊者斬首獻者卽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正年齎嬖書納旌節及所授勅誥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略使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殺屬者不過河外小羗耳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國

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池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瀕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縷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御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竝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

計十損竝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
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疎爲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
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
倉皇莫知所爲逮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
綱肅則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
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祖西域
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
賞賜回鶻可汗拜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
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
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
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喻斯囉及

他番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
要也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十一月夏人寇
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
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蕃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
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鈴轄盧守勲
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
寇渭川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
關若疎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
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旣而元昊盛兵
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在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

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
 破安遠塞門求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
 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
 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
 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方侯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
 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遇賊平
 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連擊退之
 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
 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
 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遣其子
 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勸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

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過山得千餘人
 轉聞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
 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
 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
 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
 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
 官雍為治尚怨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帝因劉平石元
 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
 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
 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
 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

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一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 二月丁亥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於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理寇所至州縣罪命

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 戊寅王巖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巖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巖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巖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巖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

果反帝數問邊事驪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
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驪始歎瑋之明識 夏五月壬辰
張士遜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
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遂罷士遜而用夷簡 戊寅以
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夏守
贊庸怯寡方略召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
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
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
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
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
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

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是月兀昊陷寨
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郎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
賊入寇必自延澗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
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
相呂夷簡見而避之 秋七月己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
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
事初范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
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諭使釋別憾仲淹頓
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詔范仲淹
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

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

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旣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塙 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成 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 有過矢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能射 十二月癸未出內藏絹

一萬助糴邊儲 戊申鑄當十錢以二萬貫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熾遣翰林學士晁宗
慤卽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
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徼倖成
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
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
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羗必由之地第按兵不
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
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
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
便卽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剽黠虜若

鄜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
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
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
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歎曰
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
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
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
女舉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
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
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
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

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時元昊遣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貽元昊備陳利害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涇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遠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柝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昂

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旣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

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
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壑相覆壓懌戰死敵分兵數
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
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
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解兵以觀英
戰既合珪自羊牧陰城引屯兵四千五百圍于觀軍之西
涓川駐泊都監趙津將丸亭騎兵二千出戰英出略陣
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自退至宣大濟英
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軍兵千餘保民垣
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
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其敗

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
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
矣汝之鬼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
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
也奏至帝震悼為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
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奇琦亦上章
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叅軍耿傳督戰
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略判官尹洙以
傳文吏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辨誣
二篇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
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

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來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悻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中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

置侍婢軍中幾至兵變元昊命暮得竦首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八月元昊寇金明府破寧遠砦若主王世昌兵馬監押王顯死之進圍靈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孫吉死之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栢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爲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安用爲統帥也今將校被斥

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滑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深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羗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羗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當諸羗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羗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祥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

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羗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羗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當諸羗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羗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祥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

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約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自西方用兵帝爲盱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首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唆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二人詣行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

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公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六百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番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

羞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
 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大過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
 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
 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
 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
 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
 之 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
 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十一月壬申
 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
 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
 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

為其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天王懷
 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并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
 環慶涇原有警言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
 鳳環慶有警亦再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
 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
 環慶以成首尾之勢奏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
 涇州一武臣足矣帝采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路安
 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
 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文彥博帥秦宗諒帥
 慶張亢帥涇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
 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

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老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也 癸巳元昊上書請和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

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籍有緇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元卒上書覲又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元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止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番自鬪鬪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

西且有烟塵之警吳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旨議 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妻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徭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生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

者今不一伐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夏四月癸

卯負從勗至京師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為夏國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詔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命知未興靈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于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

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四年五月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番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二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求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惟殃帝遣使賜元昊詔從之 十二月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克冊禮從冊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

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二萬斤 以漆書竹冊牒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牒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宿賓宴坐於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推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弟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廷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五年夏四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旣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

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奪追之

八年春元昊死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諡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為皇太后 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寗令哥特愛之以為太子既而欲為寗令哥納沒移氏為妻見其美自取之寗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為訛龐所殺元昊因鼻劓死 夏四月用諒祚為夏國主先是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謂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

以西安撫使程琳曰辛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册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儂智高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卽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

與廣州進士黃師密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散衣易穀食給
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
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生
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
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
建等路發兵備之

四年五月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等發
兵討之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琪等欲任司戶孔宗旦
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
皇帝改元啟曆置官屬時天下以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
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勝梧州崖端龔封八州知封

州曹觀知康州趙師曰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
方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
路得黃師密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小至募
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爲
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驛經制賊盜事復以楊政體
安撫廣西廣東鈐轄兵赴之六月丁亥以狄青爲樞密
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
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
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
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

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居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懷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乃今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熟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 智高寇

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懷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

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十二月秋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戰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竊相顧曙詰諸將曰粟莫敢仰視

五年春正月秋青夜度官路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于青既誅陳曙因發兵二營公重六十日衆

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山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營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數千級賊黨黃師密儂建中等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等夜縱火燒城遁去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弱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密等于城下斃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

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五月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省府不聽

貝州卒亂 王則

仁宗慶曆七年十一月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

後諫宣毅軍為小校目冀俗尚妖幻相與習為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識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蠻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月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詣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與官屬謁天靈觀則率其從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

陷則僭稱東平王國曰安陽年號曰德勝旗幟號令皆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總城下者日衆于是令民伍伍爲保一人總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爲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言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于州民汪文慶自城上懸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組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爲距圍將成爲賊所焚鎬乃卽南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

八年春正月朝廷以則未下令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鎬爲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阻之彥博旣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賊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夏四月以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浚六塔三股河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慶曆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水之議起焉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清渠注乾寧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

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朝廷欲俟秋與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省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備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指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愼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稍及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

此天灾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况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思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及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

流此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廢頓須興補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方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二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灾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嶼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

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戾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險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此而發也况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嘗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

原述六塔者近乎坎閘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旣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爲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棗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

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
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
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
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
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
復所復不乂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
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水爲患至慶
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
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
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
邇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

者度京東故道工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
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
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
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
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
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
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
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
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
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
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

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矣且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旣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其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分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棗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於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

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帝不聽卒從仲昌議

昌議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

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使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千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材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鋪斲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五年春正月議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至是都轉運使韓贇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清澗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

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紓恩冀之患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棗強埽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於是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宋昌言謂今二股河內變移請迎河澇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都水監復奏慶曆中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塞致上下埽岸屢危雖創新岸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

股河道使東流徐塞北流便詔翰林院學士司馬光入內
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
害

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一股之西置上約擗
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
河下紆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
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
婦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
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策置上約
會北京畱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舍隄兩婦修上下
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濶千一百

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
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感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隄
岸其衝法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
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
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
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
其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
為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
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帝然之 七月張鞏等奏上約屢經
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
深瀛等州水患司馬光言鞏等欲塞河北流臣恐勞費未

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間東流益深濶北流漸淺塞之便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且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若止約流失其事不可知上約存則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便分爲二流於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害也帝卒從鞏議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隄第四等五埽決漂溺館陶末濟滄陽以下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三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是時人言言導河之利張茂明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壅塞者纔三十餘里若渡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併塞決口

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役猶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夫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六年夏四月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權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忌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繩兩端矧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沙泥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効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

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

施工爾今第見水即以杷

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

數十杷則諸河淺澱皆非

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

高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

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

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

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

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

不如勿開安石勞人以除害

乃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

至是遂置司將自衛州濬至

海口以虞部郎范子淵爲都

大提舉公義爲之屬當是時

北流閉以數年水或橫決散

漫常虞雍過外監丞王令圖

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

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

故道從之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自

直河水勢漸漲田廬益壞至

是遂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
 張澤樂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於
 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泄齊鄆徐尤甚遣使修閉判大名
 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而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
 止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人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
 非天灾實人力不至之必

元豐元年夏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壩曰靈平五月新隄
 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佑甫
 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
 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隄二也禹舊迹三也然
 商胡橫隄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得

村又惟禹故濬尚存在大在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
 閣校理李垂詢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
 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四年夏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
 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
 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
 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
 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
 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
 臣皆曰誠如聖諭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磬地口
 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入埽詔從之立

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初專主導
 東流開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
 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
 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力卒無成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淵知峽州中丞呂陶劾其罪
 故也中書舍人蘇軾作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
 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 九
 月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時河流雖北而孫村低
 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又決大名
 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灾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
 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隄置約復故道轉運使范子奇仍

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埽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
 起十一月問復上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
 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
 河并發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
 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
 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二年二月令圖問欲
 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
 亦請如令圖議

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時王孝先請修
 減水河王覲言其便安壽深以東流為是上疏言之於是
 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仁王

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
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
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
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力主其議汜純仁又陳四不可之
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
曰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爲邇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
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
視戶部侍郎蘇軾上疏曰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
役兵二萬聚稍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
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
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

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
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
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
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天
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都饋運既便商賈通
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
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
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
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
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况
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

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後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此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出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

不測之憂以取必于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接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稍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會百祿行視東西二河亦奏言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對復言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未聽久之乃罷回河及修減水河數月尚書省復議回河是時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世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會李偉復言今河已分流若興工可令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卽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

修河司從之

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尋以外路旱曠權罷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八年二月詔北流軟堰竝如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言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不宜聽趙備亦上疏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譎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

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旣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惜上下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不聽 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濶而深又自北京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波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

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領都水而呂大防力主其議
范純仁蘇轍復爭之遂詔本路安撫轉提刑司詳議紹聖
元年正月也轉運司趙侁議與純仁轍合侁之言曰河自
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
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
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
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
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
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門
鄉鉅鹿埽焦家等隄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
三言其利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

澤而上流橫潰爲害甚廣若直開北流東徙故道則復虞
受水不盡而破隄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
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
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
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
時可以保其無害郭知章又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
可遏近日遣使按視議論未一臣調水官朝夕從事河上
望專委之 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
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分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
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筭自闕村下至栲栳隄七
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還故

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左司諫王祖道
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
流之志詔可

英宗之立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宗實太宗
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
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嘉祐元年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宰相文彥博
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
尚有大於此者予卽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

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且不
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
裔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
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于宮中天下
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接近屬之尤賢者
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
嗣復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曰奈何效希名于進之
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
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于進之嫌哉人
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
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

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
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
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大臣
使其自得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
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
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
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
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竟凡十九上待
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
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
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下臨御二十餘年而儲宮

未建此又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
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
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
嗣不早立而秦王以窺覲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
而又立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
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
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
違不決琦旣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
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
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

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于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及皆畏服及卒諡安懿以其子宗實官中故卹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自昔皆有之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等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

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且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官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

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臣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語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

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
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
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
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
廚而已中外相賀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于福寧殿
之西閣 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四遺制皇子
卽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悉歛諸門鑰寘
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爲因反
走韓琦等共掖留之 夏四月壬申朔皇子卽位欲扈陰
三年命韓琦攝冢宰臣不可乃止 乙亥帝有病丙子

皇太后曰皇太后已邇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
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皇后性慈儉頗涉經史
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
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曹氏及左右臣僕臺
分不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立高氏爲皇后皇后侍中瓊之
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
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出宮婚于濮
邱封京兆郡君生二子至是冊爲皇后 秋七月帝疾瘳
初帝疾甚與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
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
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

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以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諫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老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

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却

每日在此其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慮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卽命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克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亦曾自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眞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

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秋八月內侍都

知任守忠竄斬州初章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官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郡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僉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忠實南方中外快之二年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爲皇子聞近臣中

有異議人疑爲襄及卽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爲救解
帝意不釋襄請罷出知杭州 秋七月富弼罷嘉祐中韓
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爲樞
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
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
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
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
事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
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詞倒置再奏不聽
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鄜國
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彥博自

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
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
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
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卽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
召

刺義勇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時韓琦言三
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瞻養至薄所以
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
最爲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
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

幾八萬勇悍絕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棟放于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于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求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踈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克義勇不知虛

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切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藉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克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鬪官中旣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夫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克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

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克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一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況卽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

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自是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束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及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旣籍強悍無賴者以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寔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寔出於琦雖光六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

濮議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上旣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躬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

多宮車晏駕之後授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竝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彙爲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與仁宗爲兄於皇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

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諫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待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士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

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于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誥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誥還之誨乃辭臺職且言於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嘗以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

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
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
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
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
未彰而屢詘言官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
知蔡州誨等旣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
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
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生矣
歐陽修爲後或問上篇曰爲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
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
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若絕則不待降也所

謂降而不絕者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
爲寡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
爲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爲
尊卑疎戚若於所後父爲兄則以爲伯父爲弟則以爲叔
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
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則宗從世數各
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爲制降服乎此余
所謂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
制禮也爲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疎戚爲
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爲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
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屬也以其承大宗之

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爲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爲降三年以爲替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能爲子於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某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一語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乃衆人之所能道

也廣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

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爲一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爲尊卑踈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干若干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爲尊卑踈戚也故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干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爲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干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爲服曰爲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爲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絕

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爲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爲兄者遂以爲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直子以自處矣爲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爲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爲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爲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朞服雖降矣必爲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爲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

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爲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爲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下篇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得爲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爲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爲衆

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爲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爲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爲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爲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爲之節文爾有所強焉不爲也有所拂焉不爲也况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爲仁義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

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爲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豈可以強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爲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絕之歟則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不陷於僞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爲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爲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使不入於僞惟達

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爲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爲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曾鞏爲人後議曰禮太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服則尤恐

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而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

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此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已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已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袒免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

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禮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廼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

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廼不知其不可以惡其

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易則惡在子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親實已親矣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義引之則屬之疎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此

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
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宣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
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
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
漢宣加悼考以皇考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
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擬加非正之號而
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
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
嗣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
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爲
三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

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
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
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
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
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
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
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未嘗異義也
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未嘗異義也而無所
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
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
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決哉或謂

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
 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
 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
 加考以皇號與禮及立廟稱曰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
 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
 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位
 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
 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于南頓君稱皇
 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
 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稱廟文稱改昭告於
 皇考清惠亭侯宣父達於陛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

以為尊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
 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
 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
 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
 為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
 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
 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
 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
 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
 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
 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

前世崇飭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
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
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策之文有宗廟祭祀之辭而已
若不加位號則無典策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辭
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
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瞻
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
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王安石變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
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舉其撰以示歐陽修修

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
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鄆縣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
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
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
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修以
其須祿養復言于朝用為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
州移提點江西刑獄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
精思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
天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唯患
其不就也及是為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石果於自
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

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材既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幾蓋

有在也時有詔舍人院世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守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懼焉懼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英宗治平四年閏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楊之神宗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卽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

眞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
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
寧之命衆調安石必辭及詔至卽起視事九月以王安
石爲翰林學士時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
因力薦王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從之以
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隆
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
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

神宗熙寧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
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
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

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
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
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
朕庶同躋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
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
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
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
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
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
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爲小
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

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終身乎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
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咄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跋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為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衮事書

府兩府不敢復辭

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累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目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待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皆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

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田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龔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人不可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堂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

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

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皇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夏四月丁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夔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市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少詐故無欺慢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少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大曆四年應當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言官之家復役已久蓋

言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旣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六月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善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

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
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
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
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心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
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
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
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
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 秋七月辛
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
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
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費從使官鬻商大賈乘

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
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貸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
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
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
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
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
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
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
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簿有所
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于王安石不納其言
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知諫院范純仁純仁奏

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
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
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
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
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
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
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
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
小人措克生靈歛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迺
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有

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
爲賢人劉琦錢觀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
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
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
急就必爲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
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
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
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鐘非所顧也遂錄所
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
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
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壬戌貶判刑

部劉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覲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豈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其知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弁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爲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顓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顓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下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

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

州師元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與呂
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
合生事而不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
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爲河南府推官 九月丁
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
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
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
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
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
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
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

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
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畜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
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
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
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
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
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
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以
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
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
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

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常有
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
糶以此四方無其貴其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
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竣也安石曰君
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
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貧乏之家得以乘急要利
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庶可獲息二十五萬從
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詢
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
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幹巧非佳士使王安石
負謗於中外者皆自其所爲也帝言是安石不好官職自奉高

也又不當信任皆惠卿惠卿真奸邪 爲安石謀王安石
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爲奸邪也近之者進擢不次大不厭
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 允對曰惠卿諷文學
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 允李訓若無才何以
動入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
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
嘗御邇央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
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
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
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

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也
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
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
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
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
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
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
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定
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
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

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儼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
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
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
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
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
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
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光又講漢
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
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
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潘鎮欲興晉陽
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

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公夫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嘗言君子與小人

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干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旣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十一月乙丑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廷引升之爲助升之

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
既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於帝曰宰相無
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議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
曰古之六卿卽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
何害子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
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
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不可由是
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
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
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
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二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

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

困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

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

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思務以多散

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配

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

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爲不便廣

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

配倍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

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

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顯之言皆

不行 閏月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三年二月己酉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行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

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來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爲異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

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壬申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十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外托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專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

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旣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

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詔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卽從之 三月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卽位覺爲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

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羸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家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况今日事

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
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
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
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
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
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
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
非在聖心非各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
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
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
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糴糴之法兼行則諸

言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

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辰

賤御史中丞呂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

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

質之以威勝之以辯

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

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

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

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

著言韓琦欲囚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

於是賤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

已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可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昧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實以處之庶不害于

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未以李定爲監察

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于工

安石舉進士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

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使之無不

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往白安石

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應

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

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

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

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眞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

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教

四頌等執奏不已竝坐累格詔命洛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 壬午罷監察御史稟行程顯張戢右正言李常時顯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氣連年四方人心

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 皇 朝 賜降青帝令顯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戢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改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臣宜勸諫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戢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欲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

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
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
詔顯言既不行懇求外補而散常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
滑州戡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善顯及是雖不
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點刑獄顯辭乃改僉書
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
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五月癸巳
詔竝邊州郡毋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
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
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
領是司每請聞奏事必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

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尸仁條
例極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
呂惠卿掌之 九月以曾布爲宗政殿說書判司農寺
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
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能
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
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
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
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
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
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牛豚已遣李承之使淮

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以
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
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
往而上疏極合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
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庚子曾公
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
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
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
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
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
人此乃天也然公亮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

相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呂惠卿對曰陛下初卽

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聞老成之謀不與曠場之事陛下
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
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不
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誦其言有理會范鎮所
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
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帝御
批罷文仲還故宮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承皆
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疎遠不
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
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癸丑罷司馬光知永興軍 冬

十月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許之鎮上疏言臣言不用無
願復立于朝請謝事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
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
術疏人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
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
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
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
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
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
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
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奉朝請曠暴之民收隸
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行長之法階級之
所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戡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
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
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
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凡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六抵
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
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
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尊置京畿河
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
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
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

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
奪也。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
公私財用不贖爲宗社長又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
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
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立選一人爲保丁
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
勇過人者亦克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十大保夜輪
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
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
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_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
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得強盜三八經三日保鄰

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王家併他保有
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
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
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求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
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
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
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
注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
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
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政事
戊寅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

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
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
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
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
隨戶等均取顧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
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
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
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
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
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
安石對曰朝廷創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

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
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
盡使之出錢而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
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
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
其穀歲凶則代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
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庚
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
雍屏居于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
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四年三月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
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
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卽移疾去山陰知縣陳
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
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夏四月癸酉以司
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末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
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
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
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
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
鎮同卽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當誅所不敢逃

久之乃從其請光旣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 出直史
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卽日召見
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
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
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
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
列王安石不悅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
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
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
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
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

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徒問江浙之間數郡額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

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賊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

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起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茲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哈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

販詔下六路補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綰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綰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

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縮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有疾表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扈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時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土安

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弓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未幾維出知襄州甲戌富弼移判汝州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鞠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司平章事以大僕射移

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蘇以方命殛其
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
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
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
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
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
下西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覲等科配助役錢一
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
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
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
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

于國者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
惡之 劉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稟行入見帝面賜
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
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
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
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
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
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
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
曾楊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為通縣民
使訟助役事撫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

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据撫賈蕃
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
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
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楊繪劉摯欺誕
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
嘗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
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
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
易矣然曠日弥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
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
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

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
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
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
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
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賄則市
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
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
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僥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
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
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
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

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擊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擊監衡州監倉瑛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鄧綰曾布力薦之遂有是命雱嘗稱商鞅爲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

第不可與姑退雱不樂 九月鹽鬻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旣而司農并祠廟勸鬻之聽民爲曹區其中 冬十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喻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体而召民怨者不可

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
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爲副
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旣曰青苗之法願取
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旣上不害法中不廢
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 三
月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卽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
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
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
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
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卽當矣其敬之如此

丙午行市易法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四月丙午行保甲
養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
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
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
焉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
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
百里者有禁歲一鬪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
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綠納
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
斃通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
後遂徧行于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

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閣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耶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齎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

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畝厚薄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管收處苛零如米不及十分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院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旣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

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六年夏四月己亥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曰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為已而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墮勝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歛民怨致華嶽山崩為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固利于市縉紳清議向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

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九月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并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七年夏四月癸酉權罷新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至于是月帝憂形于色嗟嘆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

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
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
叅軍鄭俠爲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
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
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
會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疾
愁苦身無元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瑣械而負瓦揭木
賣以償官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詣
閣門不納遂稱秘急發馬遞上之其畧曰陛下南征北伐
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並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
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竊

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
况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
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及覆觀圖
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
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二衛具熙河所用兵
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
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
戌輔臣入賀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
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
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
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

一日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丙戌王安石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僥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害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目爲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公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

罷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禱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五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米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卽如是士大

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
是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
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
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
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
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
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
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
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
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劄詢布布訪于魏繼
宗具上嘉問多收息于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

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
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
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爲半
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豈
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
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
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二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
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
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
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
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出錢

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于實法其法
 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負畜產隨價自占
 凡居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
 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今依式為狀縣受而
 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
 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
 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
 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
 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
 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

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
 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
 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
 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
 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詔
 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堪
 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
 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
 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
 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
 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八年春正月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壅蔽仍取唐魏徵
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
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
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田舍
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
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
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
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馮京與古直
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素與俠善御史宏珩
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間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
安國嘗借俠奏書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然

長安安國歸田里出京知亳州時俠貶汀州已行惠卿又
令舒亶捕之道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
親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
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初安
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
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
其才不能立法改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人未央宮
定變故于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
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
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
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

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惡之時韓絳顯處中書事多私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

度不詳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列安石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導氣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眾惠卿始與此獄引士寧意欲有所誣讎會安石再入

秉政謀遂不行 冬十月唐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
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
爾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雲復深憾惠卿遂
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
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
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乙
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
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
畢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
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
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湘龜言火而驗欲禳之

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 知禪龜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
聞西宮以此為憂望以 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
殊苦新法安石對曰臣嘗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
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患乎然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帝
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 取上素所不喜者恭進用之則
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 命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
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奉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
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 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
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戶 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
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讞訟者趨賞報怨
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九年秋七月鄧綰罷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縑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重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令罔上夏君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綰

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屬謝病

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方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 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為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歛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矣今不

石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 以馮京知樞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二百四

山陰縣志

卷五